

我所认识的彭荆风

说起来,彭荆风40多年前就是我的老领导了。1970年代初,我从上海到云南,在陆军第十四军当了一名“学生兵”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,由彭荆风提议,冯牧率一批部队作家第一次步行到西双版纳阿佤山上、澜沧江畔的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生活,其中就有白桦、公刘、彭荆风。

我在十四军由“学生兵”当了新闻干事(战争年代叫“随军记者”)后,曾在部队驻地开远、蒙自接待过徐怀中、彭荆风,他们二人都担任过军区宣传部副部长。

我的评论文章中有这样一段:“由于在西南边疆部队生活过那么几年,就格外关注那里一些作家的新作。彭荆风将新的小说集《云里雾里》送我后,我一口气便读完了。”

此后,也并没有和彭荆风有更多联系。一晃又是小20年,我阴差阳错居然也到文艺报社来工作。

再次接触彭荆风的作品,已是2010年中国作家协会开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。我担任了报告文学初评副主任、终评委副主任。

听到他在云南去世的消息,我十分震惊和痛心。他一生坎坷,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,他完全是累倒的。

江水的罪孽

——兼致屈原 □何永飞(白族)

汨罗江,戴着千年枷锁 龙舟怎么也解不开,《离骚》之鞭 抽打在身上,每一道血痕都不宽

奸臣的恶骨,并没笑到最后 葬于唾液,名字还没刻下就已腐烂 闪光的忠魂,高悬在岁月之上



幸福的羊群

□杨仕荣(彝族)

故乡深居大山,山高林密,草场开阔。得益于大自然的这份馈赠,故乡的人有了养羊放羊的悠久传统。

上世纪70年代,村集体养了数千只的羊。村里专门给羊盖了住房,整整齐齐的一排土木房,红土坯砌成的墙,青灰色的瓦盖的顶,算得上村里最壮观的建筑物。

放羊是件辛苦的差事,放羊人每天要随着羊群翻山越岭跑二三十公里的路程。偌大一群羊,所到之处山林摇动,枝叶飘落,草低芽浅。

放羊人的苦,村里人都知道。羊的苦,就只有羊自己清楚了。到了深秋,草木枯黄,树叶败落。山上仅有的那点常绿植物叶,已经难以维持数千只羊整个冬季至开春所需的食物。

下花山的仪式庄重而又严肃。每家的家长都要带上酒菜集中到羊厩房前的场地上,大家围着熊熊的大火喝酒。一碗又一碗,谁也不言语,每个人都清楚眼下的义务,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去执行这次神圣的使命。

在人生之路上,有时不经意的造访,会发现平凡的工作岗位上,有不少人默默付出,奉献爱心,却不为外人所知。我去县里的福利院走访时,碰到福利院院长,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那时正是临夏州第61个州庆日,单位放假,大家都不上班,我在家闲得无聊,就去福利院转转。跟一位老人聊完后,去灶房看饭菜时,就碰到了院长,他正好来检查灶房卫生,特别是饭菜质量。

来福利院之前,我怕干扰别人的生活,增添不必要的麻烦,就没和任何人打招呼。院长得知我的来意,执意叫我到其办公室,坐下聊聊。他说,自己之前在孤儿院,现在刚调到福利院。

从交谈得知,院长是东乡族的,今年58岁,家住本县的春台乡。他性格内向,不问话时,不主动说什么。我想,他可能调来时间短,不熟悉这里的业务。于是,我谈起县里的一些熟人以及东乡族的文学青年,想引出更多的话题,院长大多也说不上来。

但是,很显然,他是一个负责任的院长。今天是州庆日,大家都在家

部倒进火堆。顿时,烈焰升腾,人们欢呼。祝福他们顺利远行,平安归来。

天一亮,清点完羊,牧羊人赶上羊群出征了。成群结队数千只羊,组成一支庞大的队伍,缓缓地由南向北,一路的鸣叫,一路的烟尘。

趁着羊群出远门的空挡,村里组织人员动手从羊厩里挑羊粪积肥。几天后,门前的场地上,羊粪堆成一座小山。这些羊粪是村里的至宝,它们是种庄稼的主要肥料,全村人每年的收成就全靠它们了。

在全村人眼里,春风动了,桃花开了,燕子飞回来了,这些都不能代表春天到来的信息。唯有远行的羊群回来的信号,才是春天到来的喜讯。

在望眼欲穿的等待中,远远地,山那边腾起一股尘雾。大家立刻惊呼:“羊回来啦!春天回来啦!”尘雾渐渐向村的方向飘移,接着,便能听到羊群亲切的叫声。

“这个是尖嘴壳”,“这个是兔耳朵”,“那个是秃驴子”……村里

里待着,热热闹闹团聚,而他操心惯了,丢不下单位,跟同事们一道,默默工作。

谈起他以前所在的孤儿院,院长的话语不自觉地多了起来。当了13年的孤儿院院长,他对孤儿的情况非常熟悉。他说,大多孤儿缺少母爱,童年过得不幸,内心十分孤独。

当然,所有的孤儿,跟正常儿童一样,都要去学校读书。四五岁的去幼儿园,工作人员会按时接送,教他们做人的道理,使他们身心健康发展。

平凡人的光彩

□钟 翔(东乡族)

说起某个孤儿,哪年来的,上小学还是中学,什么村的,院长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很多孤儿生活自理能力差,需要专人手把手地耐心教。

说起现在所在的福利院,院长说,住在这里的多是老人。他们大多有自己的信仰,思想觉悟高,能约束自己,管理很轻松。他们遵守古兰经规定,也遵守院里的规章制度,讲究卫生,按时作息。

告别福利院时,天色已黑下来,天地笼罩在沉沉夜幕中。锁南坝山城的灯光,次第闪亮,交相辉映,显出一片温暖。我想,每一个平凡人的默默奉献也是一道光芒,照亮生命的晴空。

人一遍遍亲昵地叫唤着羊儿们的小名,眼里饱含着热泪。一只只抱着,抚摸着,仔细地分辨着他们的变化,异乡的水土把它们养得肥肥胖胖。

进入上世纪80年代,村村寨寨在推行联产承包,我的家乡也不例外。村里的土地都承包到户,数千只羊也分给了各家各户,每家分到了几十只羊。

分到各户的羊儿们,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。每家都安排专人放羊,每家都赶早先出牧,尽量找最好的草地、植被最好的山头放牧,都指望自家的羊吃饱吃好。

羊群数量的增长,使村周围原本还算宽裕的山林草地资源,一时变得紧张起来。山坡草地上的草啃光了,山间深林里的灌木啃秃了,奔跑了一天的羊群,只忙得个半饱。

为扶持少数民族山区群众发展畜牧业,解决畜牧业发展与生态平衡的问题,地方政府积极协调有关部门,引导村民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作,把一些山头林间土质不太肥沃的土地全部用来植草。

近些年来,在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带动下,村里发展起了养羊专业户,成立了养羊专业合作社,给羊建盖了“别墅”,配备了各种设施,打造了全新的家园。

过上幸福生活的羊群,正在帮助故乡人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梦想。



广告

《长江文艺》原创第06期

小说坊 中篇

我的汉族爷爷 | 次仁罗布 谷芒 | 翟妍 家里面有没有火 | 普玄 情为何物 | 张欣 马鞍闪亮 | 江洋才让

家乡书

我坐在码头上,木船向东向西 | 王尧

面对面

让读者读到高贵和高尚 | 何子英 次仁罗布

临街楼

吴先生列传 | 孙可训

笔记本

鼎公与我的文字缘 | 李昕

诗空间

现实与诗(8首) | 朵渔

自由谈

水以上,水以下(8首) | 李鲁平

新推荐

悬崖 | 夏意

刊中刊

咕咕 | 废斯人

翠柳街

回去来兮之两难与升华 | 吴佳燕

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选刊第06期

自在说

城市文学破壁的张力 | 邓一光

再发现

如何走进欢乐谷 | 邓一光

好看台

跑跑与逃亡(创作谈) | 邓一光

中篇

德吉梅朵 | 葛水平

短篇

正午 | 陶丽群

好看台

乔治竞选 | 陆蔚青

短

我亦逢场作戏人 | 李修文

推手推

铃子小姨 | 陈永和

江湖汇

麋鹿 | 梁豪

再回首

艾琳的洗澡大业 | 周荣

翠柳街

鹿岭屠龙记 | 陈崇正

坚定的寻见者在路上 | 喻向午

地址:武汉市武昌东湖南路翠柳街1号

电话:027-68880620

国内统一刊号:CN42-1037/1

邮发代号:原创38-6 选刊38-411

中国文艺评论 CLACA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来源期刊

2019年第5期目录(总第44期) 编委会主任:郭运德 主编:庞井君 副主编:周由强 袁正领 胡一峰 程阳阳